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七日 星期六
第肆叁壹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三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頑癬九子爛羊大小麻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智育影院 七月四日起演 艷賊

大光明 七月七日起演 芸蘭姑娘

民衆影院 六月二十八日起演 美人魂

雷記大春秋 專辦綿竹真淨純良大麯酒 分設號長順中街 即東門街口 新張紀念自陰歷五月初一日起十五日止九折歡迎 總號：祠堂街一六五號

新詞戲本 滑稽時事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選共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埠另寄

會五伯劇目列后 陽戰朝馬路會 失熱河遊王開 報斬湯遙遊學 良黑機跳舞廳 胡蝶跳舞和日 托出國洋學 本良邊國生瘡上路 花先賊文聖街 哭晁捐款劉 鄧兩軍大戰毗河 成都新聞經售

鑄成 婦女的乾病與衆不同係用外治法四天經水即通最危之症的可短期痊愈確實驚人之醫術真算得乾病中之救星地點南新金街九十一號 公館 公孫長子介紹

笑笑笑 笑史真正妙 哈哈笑 足跳哈笑 又滑稽 又香艷 有官場 和向與 風幕一 會睡瞧 都叫了 呼妙七 姨太太外買來瞧 笑得雙淚吊 又熱鬧 又有情 有鄉著 老叢社 齊描買 了了笑 遠 每部七七 本報經售 每部四角 外縣加郵費五仙 郵票代價

好福煙 純福煙 物美價又廉 吸者都相稱贊 好名譽有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故都民間之神怪傳說（雪）（續）

北新橋

這是東直門內的一個地名，相傳這名的來源是：橋東路北有一金鐘寺，該寺殿內佛像下有一井，井內鎖住一大鰲魚，如果鰲魚出來，北平就要變成汪洋一片的大湖，當最初降服該魚時，曾對它說等到橋舊了方可以出來，因此聰明的人就把這地方叫做北新橋，橋永遠也沒有舊的時候了，北平也就永遠可以保持着。並且有人說這井中鰲魚很神化，當庚子變亂時有外國人好奇，想扯上井內的鐵索，忽然井內大起怪風，外人急向井內放槍，而風勢愈大，外人胆怯，不敢再扯，

李闖的血跡

闖王李自成入京，到了皇宮，見金龍躍躍欲活，很害怕，不敢去坐寶座，只好坐在門口，忽然有人報說吳三桂引着清兵到了，闖王一急，口吐鮮血。據說現在武英殿階上的紅痕，就是當日闖王的血跡。（完）

雷異

（隆昌七月二日訊）昨宵大雨，雷電交作，延迄今晨，天空電光閃爍明同赤火，倏閃倏短促之迅雷，其聲與大砲無異，霹靂聲震動山岳，婦孺多爲驚倒於地，一時四方轟傳，謂霹天砲，或曰預徵主辟，兆主災，據年八十七老者云，自有生以來尚未覩此種雷異云，

小報大事記

▲太原支（四日）電 孔部長冬（二日）派孟興富由太谷赴河邊慰問閻病，并有所商洽，聞結果甚圓滿云

▲南京微（五日）電 中央歌（五）晨八時開（二）八次常會，由汪主席通過議案九件

▲上海微（五日）電 京滬路續還中英銀公司購車墊款四千五百鎊

▲長沙支（四日）電 湘省賑務會六月份配發各縣賑款

▲本報軍息 三路縣澤洲副指揮所部自養白出兵以來所向無敵，連克畜坪白廟子官渡溪入寨坪各要隘現佔領宿陽場四期任務已經完成現正待後命云

哈哈鏡

是誰當莊

北平西城某大學教授酷嗜賭博，某晚雀戰通宵，翌晨又如時上課，因見板上粉筆字未曾抹去，怒極，大喊是誰當莊，學生初莫明其妙，繼思必係打牌後，精神顛倒之故，誤將值日屆當莊，某生乃起立應聲曰：「我當莊」，全體學生爲之鬨堂。

▲古怪蛋

一頭方角一頭圓 亮有蝌蚪文

羅浮山麓有橫河商人趙鈞，開闢大規模之園場一所，在此蓄牧，除蓄牛羊之外，并養有鷄鵝鴨千餘隻，昨一日，有白鵝生出一蛋，形狀特異，一尖形圓，一尖形方，蛋亮復現蝌蚪文字兩行，類似藏文，見者咸嘖嘖稱異，（達）

說扇

團扇形圓，以紈羅爲面，故又稱羅扇，漢時已有之。班婕妤詠扇詩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飇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此詩借題發揮，詞淺意深，可爲千古絕唱，第不知醉心自由之女子，讀後作何感想？又團扇之見於唐人詩句中者，則有杜牧之「輕羅小扇撲流螢。」王昌齡之「且將團扇暫徘徊。」（未完）

和合拍賣行 行址：南新街

代入經管不動產，可使不動產化爲動產，而不失主權！

小舞台

風流小生 第六幕 審訊

在死後便埋了。（生白）埋了。（旦白）埋了。（生白）來呀將紫青尸首拖上。（卒抬小棺上）（生白）黃鳳蓮你去看來。那又是何人的尸首。（旦唱）呀。費疑猜。小鬼兒來何到大堂來。李萬與拋尸巷子外。更深人靜犬影乖。（生白）說呀。這可是紫青的尸首。（旦唱）唵。說甚麼報應循環昭彰在。奴只咬定牙關辯證來。（旦白）司法不知。因紫青尸首。係命打更的拿去掩埋。或者他貪圖那一村火匣。（生白）住口。我再問你。怎麼這紫青又是遍體的傷痕呢。（旦白）這個。（生白）這又是怎樣的。（旦白）司法。時值隆冬。天氣嚴寒。紫青衣履單薄。乃是生的凍瘡。（生白）糊說。凍瘡無非生於手足之處。難道他遍身都是凍瘡嗎。明明是你這惡婦毒打所要。來呀。指推侍候。（卒吼介）（旦白）哎呀。司法。你不要冤屈了好人。（唱）小婦人吃齋唸佛重立品。撫育了頭如親生。早晚二時問寒冷。一日三餐配均勻。事親身去整頓。夜來教他唸五經。常言道育兒育女苦受盡。別人爭女也要一般疼。何況他舉目無親悲孤影。怎麼能夠朝打暮罵雞踏人。（生白）我到羨賞你這一張利嘴。來呀。帶王鍾氏。（卒吼）帶王鍾氏，（未完）

添演 笑姻配 第八幕 團圓

（王介）先生貴顯，老爺也要沾光，（生介）不敢忘情，此番小生完姻，尚要煩勞媽媽作合呢，（王介）此事自然要幫忙的，（旦唱）感多情受盡了十磨九難，到今朝纔如願展放愁顏，（王唱）美先生他今朝一舉成名，美良緣指日間就要團圓，（生唱）今日裏暫告辭舅家一時，還要到府書府回返家緘，（王介）貴人到此，理應備酒接風，（生介）改日再擾，（旦介）先生有事，不敢固留，（生介）帶上馬來，（僮帶馬生上馬介）請了，（王介）小姐你也是苦出頭了，（旦介）還是多虧乳娘，（未完）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

（181）

第三十七回 交涉頓生飛盃擲盞 愛情中變揮淚陳辭

走入跳舞場。只見易如玉正和笑微並肩坐着。挽着手喁喁情話。友生便同福安擇桌鄰坐。六個弟兄。分着兩起入場。另外向空桌傍坐下。如玉不曾認出是友生。並幾個僕歐也不會留意。隔得一天。那得會不留意呢。原來友生昨晚是西裝革履入場的。這時穿着藍緞袍子。元直貢呢馬褂。呢帽罩在眼睛上。叫人那裏認得清楚呢。時當夜半。舞客愈來愈多。桐生和小谷。特地趕來看打架。却巧和張友生並肩而坐。聽他和福安說話。口音好似昨晚被擱者，仔細諦視。不是他是誰呢。便向桐生低低說道。化了裝只怕你也認不得他了。桐生說了一聲。含笑說道。化裝術倒不錯哪。那易如玉料到今晚必有風潮。只因素姓好勝。過事不肯讓步。今晚特地請了兩個會拳脚的朋友。入場跳舞。友生見場中已告客滿。便脫去馬褂和呢帽。正擬趕去尋仇。福安搶先落後。你且稍安毋躁。說着。却巧茶房走來沖茶。福安向他說道。你去叫那個穿西裝的易如玉走來。我有兩句話請問他。茶房俯首走到如玉面前直告之。如玉料是友生。連他只有兩人。自己有兩個會拳脚朋友保護。怎肯聽他們的說話。便惡狠狠地說道。和你們這班流氓沒有話講。儘管放馬過來。姓易的不怕事的。福安戟指罵道。你這不中抬舉的混帳東西。好意勸你。你反出口傷人。難道你是三頭六臂。還是銅筋鐵骨。竟敢這樣口出大言。目底無人。這時友生光火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搶起桌上一隻玻璃杯。望着玉如迎面擲來。玉如偏過一邊。嘩嘶一聲。玻璃杯落地。玉如也搶玻璃杯還擲過來。轟然墮地粉碎。一班舞客恐怕帶着。都擠在出入口觀看。友生躲過玻璃杯。虎吼也似的奔到玉如面前。要想一把拖他出來。那玉如的朋友宋少亭。就使順手推舟之勢。起兩切手望準友生眉尖上打來。友生立脚不住。一交栽倒。

玉獅帶代售總局：[illegible]文[illegible]書局
預訂處：[illegible]光文化社
預約處：[illegible]刷社[illegible]

建南上漂煙 [illegible]對門 [illegible]上賓金[illegible] [illegible]店特[illegible]迎來賓[illegible] 每杯四千 三層樓上每杯三千 [illegible]

代郵 俠林君 來函備悉 關於獎賞疑[illegible] 欄無任歡迎 [illegible]至請示知 尊友[illegible]址 後跟即遞 行以副雅望 笑俗拜覆

小舞台 成都唯一藝園 本日晚 每位售價三百文 [illegible]

最高純粹 酒精 無毒 汽水 花露 批發零售 如假包退
注意 [illegible]街七號李仁記 酒精分四種 隨顧主選用

廣東 白濁靈根丸 [illegible]

廣告價目 本報銷數[illegible] 廣告收效必宏 每五十字以內[illegible]

玉獅帶書內招登廣告 本報所載玉獅帶早已膾炙人口初集不日付梓茲特廉價招登廣告本書銷行甚廣登廣告收效必宏茲訂書內夾頁半面六元全頁十元[illegible]十元

玉獅帶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八回 墨賽花遣將破燈 曾良玉相府招親

三人急忙出房，早見一個護衛，左手執着火把，右手提起一個血淋淋的人頭，衆人一見大驚，李宵急忙接過火把，仔細把人頭一看，見這人頭戴英雄紮巾，年約三十餘歲，目閉口張，貌容好生面善，似在那裏相識，一時想不上心來，正在驚疑，忽見一條黑影，從閣上飛下，李宵急舉火把一照，這一驚甚，非同小可，看官你道何人，正是金彈子蕭方，原來墨賽花，每夜必派人到相府，與甄隱暗通消息，特選夜行術超高者，輪流值班，這軍是宋洪，於雙是鄧瑞珠，這夜正值宋洪班期，蕭方因閒處無事，並欲借此一見甄隱買從，商議探聽徐華下落，特向宋洪商量，今夜代勞前往，宋洪自然遵命，蕭方結束停當，因急欲面見甄隱，不待三鼓，便自飛身進府，正至閣上，忽聞人聲喧嘩，幾十對紗燈引路，直向飛閣而來，心中好生驚疑，便貼身簷邊，細觀動靜，繼見衆人，將二人擁出房去，知道凶多吉少，急忙跟蹤隨行，到了秋爽廳，聽見衆公七語入耳，才知是請他破滅朱燈，繼見兩人登台，跟即繞到台後，伏在正廳房上，見前面大樹之上，懸掛一盞琉璃紅燈，甚是光明，自己一測度，用金彈可以打落，心便放下，還將正聽見甄隱，向衆官申述，一符請風，二符請雷，三符破燈，龍神也很為奇異，以為他果有法術，便伏在簷邊，看他怎樣施法，後見衆官圍隱，甄隱提筆默告神祇，蕭方距離甚近，微微聽見幾句，不由大驚，急忙扣好神彈，乘甄隱一劍揮出之時，劍尖觸紙，火光正熾，一時火光照眼，衆人都有心窗照見此時，蕭方趁勢，彈一[illegible]

[illegible]回神彈去，仍伏在簷邊，看甄隱人下台去了，衆官驚奇一會，也各自出府，惟有楊際昌同魏朝賢，神色沮喪，兩人面面相覷，相對無言，過了一會，衆官已經散盡，兩人尚笑立庭前，直至從人來請，兩人方才回身，緩步向前，行經大樹腳下，魏朝賢對朱燈提起，命從人掌燈，把絨繩斷處，仔細觀看，楊際昌道，這事就奇了，眼見火光一亮，朱燈落地，魏朝賢道，這絨繩似乎甚麼東西打斷的，若果是金甲神，決定斷處是齊整的，楊際昌笑道算了罷，你又如何知道，金甲神是齊整的呢，這話真正無聊，我看鎮軍使的本領，真是有如天高地厚，不可測測，我輩凡夫，井蛙之見，正如鳩之笑鵬，不信其能飛九萬里也，今夜空閣一場，豈不笑話，魏朝賢羞得無地自容，不覺惱羞成怒道，這事必有蹊蹺，我總不信，楊際昌道，你不信又怎麼樣呢，魏朝賢道，趁此時刻，把小子僥倖成功，必要誇張一切，你可命一心腹武士，去至飛閣，探聽他的秘密，便知其詳了，說罷即命從人，去請護衛長趙龍，叫他到水月亭魏軍師房裏來，從人應命去了，兩人也緩步並肩密談着，向前走了，蕭方聽見大驚，急忙飛身回奔飛閣，伏在蟠龍脊口，不到一時，即看一條黑影，直奔而來，站在水榭亭上，一步縱身上閣，猶如落葉一般，蕭方暗暗誇讚，可惜此人輕身本領，巴蔡絕境，少時致你一命歸陰，正想着，忽見那人，伏在簷邊，一個倒掛金鉤式，已掉將下去，蕭方見狀大喜，正欲上前操住雙腳，意欲往下一擲，誰知那人，一個鯉魚翻江，又掙身起來，四處一望，似乎另尋地方，以便探聽，蕭方急忙縮在窗頂後面，瞥見那人，伏在琉璃瓦上，貼耳傾聽一會，似乎聽不清楚，又復直起腰來，在背上拔下單刀，意欲撬開窗瓦，又恐驚動閣下護衛，伸頭望下一望，仍將單刀插在背上，身子一蹤，繞到閣後，伏身下去，又欲倒掛下去，蕭方[illegible]，即縱步上前，

玉獅帶預約券

△還有五十部▷

敝報日昨在代訂處收回預約券計算尚餘五十部要讀諸君幸勿失此良機請速來訂並提出十部以應外縣愛讀諸君本城只有四十部務請早訂以免失之交臂也

大明廿七俠（六）

第十八回 李朝宗王鄉說情 龍寶山相府受責

龍寶山暴不疑和馬青鋒有勾結之事，依下官之見，不論龍寶山是否與馬青鋒勾結，總須拿到馬青鋒，方能完案，千歲不如限令龍寶山，捉拿馬青鋒，歸案訊辦，王爺道，李丞相，所言有理，但龍寶山如拿不到馬青鋒，或是他竟匿不交出，卻又如何辦法呢，李朝宗回身問道，龍寶山，你能將馬青鋒拿得到麼，這一問，猛然將龍公提醒，想起馬青鋒說的何時要，何時到的話來，遂說如千歲賞限，犯官情願捉拿馬青鋒歸案，如拿不到，犯官情願抵命，李朝宗見他說得這般甘脆，不由暗說，便回身向壽慶王道，請千歲賞限，奸王道，李丞相，本爵將龍寶山放出，命他着拿馬青鋒，但恐他一去不回，本爵卻向何處要人呢，李朝宗應聲道，下官情願擔保，奸王道好，遂說龍寶山，本爵在看李丞相面上，賞你三天限，務要將馬青鋒交到，如拿不到凶手，惟你是問，龍公叩頭承諾，李朝宗見奸王只賞三天限，吃了一驚，正想說馬青鋒乃是來去無蹤的人，三天之內，萬難拿到，請求千歲寬假時日，不料龍公竟一口承諾，禁不住回頭瞪了龍公一眼，喚聲龍寶山，三天之內，你能將大盜馬青鋒捉住麼，這話明係遞話給他，好轉口的意思，那知龍公竟一守不移的道，犯官可以如限拿到，李朝宗聽得此言，不由暗暗氣三字齊到心頭，暗說完了，真是個渾蛋，奸王道好，具結上來，說着早有王府侍衛，將紙筆拿下去，遞給龍公具了甘結，又遞與李朝宗具了保結，奸親王道，李丞相，本爵在三日之內，專等好音，李朝宗沒好氣的，應付了一聲，領了龍公下殿，出王府而去，壽親王也拂袖退進王宮，馬青鋒看得明白，不敢怠慢，趕緊起身，隨在上尾隨着李龍部生，出得王府，只見李朝宗坐了大轎，另命從人讓了匹馬，給龍公乘了，逕回相府，馬青鋒在屋上緊緊跟隨，一會兒已到相府，李朝宗下轎，龍寶山也下了馬，一同步入裡面，直到後進內書房，李朝宗方纔坐下，龍公先謝了恩師保救之德，侍立在傍，李朝宗將面色一沉，說要賢契，當你上任之時，老夫千叮萬囑，和你說甚話來，怎麼你一出京城，便如此，殺了暴武揚，惹出是非，那到也還可說你是公正無私，但你因何將馬青鋒放走，方總奸王限了三日，你竟滿口承應，老夫遞話給你說，你居然不改口，三十六個時辰易過，如拿不着馬青鋒，不但你的性命不保，就是老夫也有連坐之罪，老夫丟官倒職，倒也罷了，但可惜朝廷，從此愈不諳問了，這一番話說得龍公低頭不語，半晌方纔說恩師，那馬青鋒乃是俠義之士，當他殺去暴武揚之時，曾對門生言道，如果要到案，早要早到，晚要晚到，

叛逆以高粱為國花

叛逆竊據東北，得日軍閥卵翼之力，居然僞建一時，發號施令，自以為是僞完備之國家，而不知未嘗得世界各國之承認也，蘭為王者香，有幽芬逸艷之態，叛逆竊比王者，已屬不倫，遑論配蘭之德，蘭已為天津市花，叛逆何物，乃敢謂以爲飾，頃閱報訊，則僞組織關於國花之討論，此高粱一物，遍產三省，乃決定此高粱為國花，經正式公佈，蘭以清白，今殆不復為叛逆所辱矣，

高粱之為物，產於平原，得土氣獨厚，彼叛逆竊之公然自大，土頭土腦，其配高粱亦宜，且溥儀以沖齡踐祚，即沒國基，今為人所用，實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覽彼稻粱，當作如何感想，日人對溥儀，本無為其復國意，特借為一時侵略中國之工具，溥儀為韓李王之續，旦暮間事耳，今茲所為，得毋因物起興，以高粱而思故宮禾黍，鞠為茂草，覽毛邱之葛，而故國興悲乎，抑吾人以東省物產之豐，蘊藏之厚，高粱大豆，國富之源，民食之本，而一旦舉此與人，言念高粱，我亦滋戚矣，